

### 上海老规矩之哪能再会

记得小时候,最开心的莫过于跟着大人去“做人客”(串门)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没有写反,就是“人客”(若用智能拼音,电脑里也还有这个词组)。“人客”“人客”,人家的客嘛,挺顺理成章的。

以前过年后,经常听得到这样的对话:“过年忙点啥啦?”“哦哟,到处做人客。”

至于别人来串门,也一样。

“今朝阿拉屋里厢人客交关。”

“做人客”,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新鲜看,小孩自然开心,但大人往往不愿带着去。

理由当然可以多到五花八门,还记得最常说的有这么一句:“伊拉屋里(别人家里)规矩大来兮囉!”

到我十四五岁,“文革”了,大人们多已自身难保,无暇来管束我们了。我便问那些在一起玩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这是真的吗?‘做人客’真的规矩很大吗?”

回答竟是:当然!起码有13条!

比如:怎么迎客、怎么宽衣、怎么入座、怎么招呼、怎么见长辈、怎么插话、怎么欠身、怎么添茶、怎么留饭、怎么送礼、怎么托人办事、怎么道别、怎么送客,等等等等。

闲来无事,就来写写我当年学的那些规矩。先说如何“道别”。

现时大人能把小孩教成这样:

“外公再会外婆再会大娘舅再会二娘舅再会小娘舅再会大阿姨再会小阿姨再会XX哥哥再会XX姐姐再会XX妹妹再会!”宁可错“别”三千,不可漏过一个!很有点“谢谢像一家门”的味道。而小孩说再会时,眼睛大多并不瞧着人,瞧着别处,自家父母却并不纠正。

想当年,我被教导的“道别”程序是:先要从座位上起立,走到主人跟前,鞠躬(其实只是欠一欠身,

# 上海野狐禅

◆ 畸笔斐



不需要像小日本那样90度的——然后后退(这点倒很重要)到能环视在场所有人的地方,再鞠躬——

边欠身,边轻声说道别,有的时候要看着对方才——

侧身走出客厅。

一般情况下,不必向进来时见过面、而现在已不在客厅的其他人去一一道别,尤其是有意避人邻屋的长辈和女眷。除非你有特别的理由。如果你是主人,你又觉得有必要,你自然会告诉邻屋的家人:“XX要走了。”家人自然会视情况是否出来送。

主人送出来时,你只在客厅门口和大门口说“留步”,但并不连篇累牍地穷说八说,也不用手去阻止,更不能推搡。邻居见了,还以为你们在打架呢。你放心,你和主人的交情再好,只要你不是最后一个走的,主人没有理由扔下一屋子的“人客”把你送出老远的。

特别要注意的是,若是雨天,别忘了拿伞,如果你曾带来的话。当然,还有冬天的帽子围巾手套,这些都很容易忘了拿。实在忘了拿,则千万不要回转身去取,千万别。在旧式礼

畸笔斐,本名郑健,老三届。作为老上海,他的看上海、读上海随笔在网上深受读者喜爱。最近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两本随笔集,书名《上海野狐禅》《上海穿堂风》体现了作者的文章风格和偏好。“野狐禅”是民间的,是未写入正史的稗官野史,更表现出活泼的生命力。《上海野狐禅》从上海方言俚语入手,通过多样禅、规矩禅、切口禅、吃相禅、吃福禅、俗语禅、俗字禅、濒危禅、寻根禅等板块,表现沪语的独特魅力,以及上海的人情世故、礼仪原则。开放的上海八面来风,东西南北风最后都要变成“穿堂风”。《上海穿堂风》通过风情篇、风景篇、风韵篇、风味篇、风怀篇、风物篇、风议篇、风镜篇等板块,用近60篇散文随笔,描摹那些年,似曾相识的上海都市生活。

仪里,再见两次会被认为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

也是。刚刚那么郑重地道过别,再按门铃再解释,确实很尴尬。你宁可明天或改天再来拿。

至今还记得,为了争取更多的“做人客”的机会,老斐曾刻苦学习这些规矩,直学到苦不堪言。

或问,有那么严重吗?有。就那条“侧身走出客厅”吧,当老斐还是莽撞少年时,就曾经侧出一个跟跑来;后来自己又踩了自己的脚,直弄到主人出手来扶,唉,斯文扫地啊!

不可小视。

### 上海老规矩之哪能坐法

前面讲了“做人客”之“别亦有道”,这里就来谈谈“坐有坐相”。

因为“做人客”,大多数时间是坐着的。

首先是入座。经常可以看到有些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很不重要,专挑角落的位子坐,嘴里还带出说明:“阿拉选排人么,角落头里迓迓么好味。”看似谦逊,其实戏过了。最得体的其实还是客随主便,顺其自然

就好。让座也一样。可一可再不可三,否则就太虚假了。太多推三阻四,主人客人长时间这么站着,成何体统。因为除非是长辈,长辈根本不起立,只是用手示意你入座。其他情况下,总是“人客”先落座,主人再归位的。

坐姿就更讲究了,既分男女,又分长幼。男孩子未成年,按照英国人讲法,不到21岁,在大人面前“做人客”,坐沙发切忌靠下去,要端坐;两脚要着地,架二郎腿是根本不允许的,尽管大人们自己可以。膝盖最好不要分开,或只是稍稍分开;小腿与地板成正90度夹角,不可一斜到底,露出鞋底。切忌“外八字”;“内八字”又有些“娘娘腔”,也不妥。如有沙发扶手,只可单手扶一边,不可两手张开各扶一个。手自然放在腿上,插口袋或交叉在胸都是不够优雅的。谁说话就看着谁,身子稍稍前倾,目光诚恳,脸带微笑。

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做这样的“人客”,简直就是受了一场罪,心里想想还真不如去坐监牢。回来后,浑身骨头疼,从脖子到脚踝;浑身肌肉

也疼,从脸部到腿肚。

但后来听到别人表扬我:“迭嗰小鬼头蛮懂规矩囉”,心里便得意起来,并有兴趣坚持这么做下去。

如果你满了21岁,且都是同龄人在座,则无需太拘谨。可以靠背,只要不靠得太死;架腿也是允许的,但不要横过来,一侧脚踝搁在另一侧的膝盖上。另外,不要拼命抖腿。当然,随着说话和情绪,荡个两三下是无碍的。

做女宾,最关键的是,坐相及相应的做派要落落大方,也是端坐,不靠背,略前倾,膝盖当然不要分开。值得一说的是,我所看到的一些淑女对自己坐相的小调整,很有意思。

因为保持一种姿态总是容易疲劳。比如,两小腿同时左斜或右斜,或“内八字”,既调整了自己,造型也很有视觉美感。有时,脚踝以下交叉一下也是个不错的调整。我还看到过一种侧面看去呈前后小交叉的坐相,即膝盖虽仍并拢,但后腿后跟着地,后腿脚尖着地,也很优雅。有的女宾可能由于紧张或别的什么原因,总是喜欢理衣服。比如,穿一步裙的,老是把裙摆往膝盖下抽;还有拼命拉上衣的下摆,整理领口,理头发等等。偶一为之皆无可,太多太碎了,总是不大方的表现。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万一邻座的客人或主人由于不慎,把烟灰或水滴或别的什么掉到了你的身上,你也决不要立即当面就找啊弹的,而是立即起身,打个招呼,先出房门,再找再弹。所谓永远不在人前有不雅。

当然,我说的坐有坐相,都是在“做人客”时的规矩,尤其是第一次见陌生人。至于死党闺蜜相聚,大可不必如此。即便裸裎相见,只要你们自个儿愿意,别人谁也管不着。

摘自《上海野狐禅》上海文化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 苏州河,黎明来敲门

王唯铭



### 11. 荣家两兄弟继续写下他们的传奇

这次是周家桥。大清国还在它的全盛时代,周家桥便如同老闸镇、新闻镇那样地繁荣起来,在清晨小吃铺袅袅升腾的炊烟中,操着南腔北调的生意人,为了他们平凡、卑微但意义又相当丰富的生活,已经在作着人性层面的斤斤计较。这时,我想,原住民正很写意地走出了宅子(假如这天刚好有些蒙蒙细雨,可以不下到田里种蔬菜的话),他们会在周家桥堍一边的那家茶楼里很舒坦地坐下,叫上一壶好茶,一边呷着,一边难得有闲地打量着苏州河里晃在水面上显出万事俱休的成群鸭子,他们的眼光是散漫而凌乱的,只是不知,他们是否意识到,再过多少个春秋,一个叫申新纺织厂的将要来到这里,叫做荣宗敬、荣德生的两个大佬官则要站在周家桥的木桥上,商量着建厂中的种种事情,或许,荣宗敬的双手还意气风发地抓紧着木桥栏杆,而荣德生的手指则细腻地感受着栏杆的原木质感!

荣家两兄弟果然来到周家桥边,这地方,距离他们开出第一个面粉厂的新闻桥不下十公里了。

这次,荣家兄弟不开面粉厂,面粉厂已经足够,他们俩已经将中国面粉市场的三分天下占尽了,当年魏吴蜀也不过如此。借用因搞大而而不是一点点睛摸起来的荣宗敬的那句话,“中国一半人,是吃着我家面粉的”,现在他还想说更具狂傲地来上这样一句,“中国的一半人,是穿着我家衣服”的。

周家桥开出的是棉纺织厂。

荣家兄弟最精彩的一笔发生在1931年。那年,荣宗敬购进三新纱厂,在苏州河的昌化湾旁。三新纱厂有相当来头。之前,它是大名鼎鼎的盛宣怀的家族资产,但这还不是它的历史源头,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更早时候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其时,在大清国重臣李鸿章的亲自督察下,它在杨树浦一带建立,时年1890年。诞生之时,无论洋务运动的第一代领导者李鸿章们,还是第二代中坚刘坤一们,全都沉浸在洋务运动将给大清国带来巨大能

量这一幻想中,西方的“船坚炮利”,终究将在“师夷之技以制夷”中被克服,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将再造一个万世不衰的中华皇朝。只是,上海机器织布局蜕化成了三新纱厂,而三新纱厂又变化作了荣家财产,它成了申新王国中一个最重要的成员:申新九厂。

1933年,在今日澳门路一带,紧紧靠着那条伟大的苏州河,荣家兄弟请来英国建筑师事务所,在6.86万平方米的地基上设计并建造起建筑面积高达11.67万平方米的厂房,而在这家工厂中出品的“人钟牌”棉纱被上海纱布交易所列为标准样纱,也正是这个时候,荣家兄弟获得了“棉纱大王”这顶桂冠。

然而,世间万物,宏大自然,全都遵循着宇宙的必然规律,这规律,即使天才如爱因斯坦、聪明如霍金的,都无法破译,也许永远不能破译,这规律说明的其实是这样四个字:盛极必衰。对此,我们的圣贤早就在更古老的年代以自己的方式对浩茫星空作过类似表达: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当然,民间的说法更好理解一点: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

如日中天的荣家两兄弟,作为生命个体,是也必然是遵循这个宇宙规律的,灾难是也必然是会到来的。

所谓祸起萧墙,对荣家两兄弟来说,萧墙先指的是他们的扩张,疯狂而丧失了理性程度的扩张。

截至1931年年底,当荣宗敬将三新纱厂也收入囊中,并追加庞大投资,在苏州河的昌化湾头开出“申新”系列中最大一个工厂时,那在无锡荣巷混漉漉的弹枪路起家的荣家第三代,已在苏州河岸,不,不,仿佛已在上海滩上打下了万世基业。其时荣家,名副其实成为“面粉大王”和“纺织大王”,这“大王”的含金量若以刘鸿生、刘吉生两兄弟来比较,早就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荣耀的获得,与荣家两兄弟,确切来说与荣家老大的掠夺性密切相关,他自己这样表述,“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他又如此袒露着企业理念,“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话说得豪放,又说得很硬,只是,这种话若仔细推敲,则一定破绽百出。

### 19. 哈丁医生准备参加会议

哈丁医生49岁,身材消瘦、面部干净、光滑,目光和声音都非常柔和。他翩翩的风度让施韦卡特颇感惊讶。“施韦卡特先生。”哈丁迎过来。施韦卡特费了很大劲才将靴子脱掉摆在门厅,然后脱去外套挂在衣架上,随哈丁走进客厅。

“您的大名似乎很熟,”哈丁说,“接完您的电话,我翻了一下报纸,得知您正在为比利·米利根辩护,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区攻击了4位女士。”施韦卡特摇摇头:“是3位,8月份发生的那起案子与其他案件极为不同,不是他干的,我们可以说清楚的。现在案情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希望听听您的高见。”

哈丁指着柔软的沙发请施韦卡特坐下,但自己却选了一张硬靠背椅子坐下,两手交叉,用心倾听施韦卡特叙述他和朱迪了解到的情况,以及他们星期天在监狱与比利会面的情景。

哈丁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话遣词用字十分谨慎。“我十分尊重卡洛琳和特纳的意见,”他望着天花板,“特纳经常为我们做检查,她和我谈过这个案子。现在,科尼利亚博士也要来这里……”他透过指缝注视着地板,“我想我没有理由不参加,是在星期天吗?”施韦卡特点了点头,没有出声。

“嗯……我需要告诉您,施韦卡特先生,我对所谓的多重人格症有些保留意见,虽然科尼利亚博士曾在1975年来过哈丁医院,针对类似的案子做过专题演讲,但我还不敢确定我是否真的相信。她和其他精神病医生都非常值得尊敬……但是,在类似病例中,有时患者可能会假装丧失了记忆。不过,既然特纳和卡洛琳都参加……而且科尼利亚博士也从老远的地方专程赶来……”他站起身来,“我无法为自己或者医院做出任何承诺,但我很高兴能参加这次会谈。”

施韦卡特回到家立刻打电话给朱迪,“嗨!智多星,”他笑着说,“哈丁准备参加了!”

3月11日星期六,朱迪前往监狱告诉比利计划有变化,科尼利亚要延后一天才能到达。

“我应该昨天就告诉你的,”她说,“非常抱歉。”他全身开始剧烈颤抖,从他的表情可

## 二十四个比利

【美】丹尼尔·凯斯



以看出,和她说话的是丹尼。

“特纳不来吗?”“她当然会来,丹尼,你怎么会有这个念头?”“人都是做了承诺,然后就忘了。不要离开我!”

“我不会离开你的,但是你必须把握好自己,科尼利亚博士明天也来,还有卡洛琳·特纳,我……还有其他几个人。”他的眼睛睁得很大:“其他人?”“另外一位医生,他是哈丁医院的哈丁医生,还有亚维奇检察官。”“男人?”丹尼连着喘了几口气,使劲摇摇头,牙齿震得咣咣响。

“为你辩护需要他们的帮助,”她说,“我和施韦卡特也会到场。稍等一下,我想你现在需要服点镇静药。”丹尼点点头。

朱迪叫来警卫,请他们将丹尼带到会客室,自己则出去找医生。几个钟头后,他们回来时,比利龟缩在房间的一角,脸上全是血,鼻子也在流血,他用头撞过墙。

他两眼迷茫地望着朱迪。她知道现在自己面对的已经不是丹尼了,而是痛苦的承受者。

“戴维?”她问。他点点头:“好痛!朱迪小姐,伤得很重,我不想活了。”

她把他拖过来用手支撑着他的身体,“你绝对不能这样,戴维,你有太多的理由活下去,很多人都相信你,而且还会帮助你!”“我害怕被关进监狱。”“他们不会把你关进监狱的,我们会争取的,戴维。”“我没做过坏事!”“我知道,戴维,我相信你。”“特纳什么时候来看我?”“我已经告诉……”她突然想起刚才告诉的人是丹尼,“戴维,是明天,还有另外一位精神病医生科尼利亚博士会来。”

“你不会把我们的秘密告诉她吧?”她摇摇头:“不会的,戴维,我确定不必告诉她。”

3月12日星期日的早晨晴朗而寒冷,亚维奇检察官来到监狱。他感觉一切似乎都很奇怪。自担任检察官以来,他还是第一次在精神病医生检查被告时到场。他反复阅读了西南心理康复中心和警察局的报告,但理不出丝毫头绪。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权威医生会如此重视所谓的多重人格症。他对科尼利亚博士从老远的地方赶来检查比利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她相信这种事,而且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案例。